

革命故事小丛书



深夜翻仓 壮志凌云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★革命样板戏故事★

深 夜 翻 仓

壮 志 凌 云

(根据革命现代京剧《海港》改编)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革命样板戏故事

深夜翻仓 壮志凌云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历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64 印张0.5 字数10,000

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60,000

统一书号: 10171·384 定价: 0.05元

深夜翻仓

(根据革命现代京剧《海港》第五场改编)

上海港工人业余写作组



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三年夏天。这天已经是深夜了，在上海港某装卸区的码头仓库里却是灯火通明，人声喧腾。

只见一个身材高大，年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，身穿白底蓝格衬衫，颈搭汗巾，肩披搭肩布，正带领着同志们在紧张地翻仓，她就是装卸队的党支部书记方海珍。他们有的扛包，有的推车，干得热火朝天。

他们为什么要深夜翻仓呢？原来几天前，装卸区接到一个突击任务，要装运一批支援非洲的稻种。为了支援非洲人民的革命斗争，方海珍带领同志们勇挑重担，争分夺秒，突击抢运。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突然发现场地上有散麦和玻璃纤维，这说明有人散了包，而且散包里还混入了玻璃纤维。这玻璃纤维，人吃了沾在肠子上就有生命危险，这小麦要是运出国外，政治影响很大。方海珍学习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，把几天来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，她敏锐地感到这不只是散了一个包的问题，说不定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，这将直接影响到我们支援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。于是她马上进行战斗动员，发动群众，连夜翻仓，准备找出散包，追查事故。

现在，大家正在紧张地一包一包检查，外仓翻完，仍旧没有找到散包。方海珍心想：越是在这紧急关头，越要保持头脑清醒，她一面

叫同志们继续翻里仓，一面派人去找韩小强，作过细的调查研究。接着向里仓走去。

这时，有一个人慢吞吞地推着一辆车子走来，他贼眼乌珠“骨碌”一转，看看四面没人，就咬牙切齿、恶狠狠地咒骂：“方海珍、方海珍，我看见你这样的共产党员眼睛都要出血！”这个人就是调度员钱守维。他过去是帮助敌人压榨工人血汗的账房先生，解放后，花言巧语，伪装积极，嘴里喊拥护社会主义，心里却念念不忘他的外国主子，一有机会就破坏捣乱。这几天他知道有一批稻种要及时运往非洲，赶上农时，所以他先把运输线搞乱，又利用小青年韩小强单纯幼稚，将散包调错，又把玻璃纤维混进散包，妄想叫我们两头错包，破坏我们的国际声誉。但是，方海珍洞察一切，来了个深夜翻仓，这一下使得钱守维心惊肉跳。他想现在如果查出韩小强扛走的那个稻种包，那就糟了，所以他要拼命地找出那个稻种包，好神不

知鬼不觉地运出去。钱守维想到这里，自言自语地讲：“只要韩小强今天晚上不来，那么错包和散包的事情，就永远不要想查出来。”说着他转身要走。

不料一扭头，见有个人走来，一看正是韩小强。他大吃一惊，忙问：“小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！叫你不要来，不要来……”“老方找我呀！”“啊！”钱守维一听是方海珍找他，更象当头挨了一棒，心想：方海珍你倒是厉害，现在我要赶在你前头。就连忙把小韩拉到一旁说：“你散的那个包，乱子闹大了！包里又混进了玻璃纤维，他们说这是政治事故！”“啊！政治事故？”韩小强一听钱守维的煽动，感到问题严重，心里不由紧张起来。钱守维看到韩小强紧张的神态，又挑拨说：“小韩，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承认，他们怀疑你是故意破坏！”韩小强更加惊慌，感到问题复杂，真是有口难辩。钱守维见火煽起来了，又趁势在火上

加油，进一步恐吓他说：“你就是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。”韩小强没想到一个散包，就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心里真好比一团乱麻，理不出个头绪，便横下一条心，坚决请调，离开码头。钱守维见韩小强已经落进圈套，就催他快点离开仓库，只要等到天亮，一装船就万事大吉了。但是钱守维哪里知道，正在这时，方海珍突然出现在门口，其实方海珍早就注意他的行动了。钱守维一看到方海珍，急忙闪开。还假装正经，提高嗓门说：“小韩，还不快去翻仓！”方海珍轻蔑地看着钱守维，看得他心惊肉跳，连忙推着车子走了。

韩小强见方海珍来到面前，就迫不及待地问：“海珍同志，我的请调报告你看过了？”原来韩小强受了钱守维的挑动，昨天打了一个要求调动工作的报告给方海珍。这时方海珍并没有直接回答他，却指着黄浦江畔停泊着的一艘艘巨轮，反问小韩：“同志，码头能停万吨轮，为

什么拴不住你的心呢？这是革命工作。”“干别的也革命，贡献更大，为什么偏要把我留在码头？说实在的，读了十二年书来当装卸工，我想不通。”方海珍感到应该很好开导他，就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读了书，有了文化，就不该当装卸工？现在教育普及了，人人有文化，谁来干这一行呢？”这一问，问得韩小强一下子答不上话来。接着方海珍就向小韩了解散包事故，但是韩小强刚才听了钱守维的挑拨，守口如瓶，还赌气地推说他什么也不知道。

这时，旁边走来了一位头发花白，身板硬朗的老码头工人，他就是韩小强的舅舅马洪亮。马洪亮退休回乡已经六年了，现在来上海探亲，回码头看看。当他知道出了散包事故，心里非常着急，他不顾从家乡到上海旅途疲劳，也来参加翻仓战斗。这时他正巧看到自己的外甥在和方海珍耍态度，心里很生气，不由得插进来，指着小韩说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！”方海珍连忙

拦住马洪亮，并且耐心地开导韩小强说：“小韩，你千万不要糊涂。”“我思想非常清楚！”“你不要上别人的当。”“我自己心里有主张。”“小韩，你今天态度有点反常。”韩小强跨上一步，急切地说：“老方，这有关我个人前途啊！”韩小强由于受了钱守维的挑拨和威胁，心里就象横了一根门闩，你讲一句，他还一句，坚决要求调动工作。方海珍严肃地说：“工作问题要服从革命的需要。”“不管怎么说，我的决心下定了。”方海珍坚决地说：“可是组织上不批准。”马洪亮在旁边也忍不住插进来说：“根本就不能批准！”“不批准？”韩小强掏出工作证，“啪”地一下朝木箱上一摔，转身就跑。“小强！”马洪亮怒气冲冲地要去追：“嘿！这还了得！海珍，我非狠狠地管教他不可！”方海珍竭力抑制内心的激怒，痛心地说：“是要管，大家都要管，管到底！”说完拿起工作证递给老马师傅，叫老马把小韩先带到阶级教育展览会去，好好跟他谈谈。马洪亮

接过工作证说：“好！”正转身要走，方海珍又叫住他，替他披上外衣，再三叮嘱道：“老马师傅，您千万别发火啊！”马洪亮看着手里的工作证，强压着胸中的火气说：“我不发火，我……我不发火！”说着追赶韩小强去了。

老马师傅走后，方海珍冷静地想：韩小强出身工人家庭，在红旗下长大，本质是好的，他今天晚上的态度很反常，必定是背后有人在捣鬼。不管敌人怎样兴风作浪，我也要顶风踏浪，去把韩小强这只无篷的船儿拖回港，使他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向前进！

正在这时，“哗啦啦”一声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“呼——哗——”江风一阵紧一阵。“当！当！”海关大钟敲了两下。方海珍走上仓库门口的台阶，抬头望着夜空，心里就象黄浦江水翻滚奔腾。她想：时间过得真快呀，离天亮只有两个多钟头了，但是散包还没查出，天亮怎么能装船？她分析了钱守维今晚的行动，心

想：钱守维平时总是想方设法逃避劳动，今天怎么也推着车子来参加翻仓？！而且神色反常，鬼鬼祟祟，其中必有原因。现在情况急，时间紧，从哪里着手才能取得胜利呢？她想起了党和毛主席的教导，顿觉心明眼亮，浑身是力量。对！解决疑难必须紧紧依靠码头工人，他们能在山头踩出平坦路，海底捞出锈花针，这一仗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！

这时，“~~哐——哐——~~”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。装卸组长高志扬和同志们都急得火烧眉毛，纷纷跑来报告散包还没有查出来。方海珍立即把大家招呼拢来，沉着地说：“咱们是不是先冷静地分析分析，这个散包到现在还没查出来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”“对！咱们去研究研究。”说着，大家就分头而去。钱守维推了一辆车子，混在群众中也准备走。方海珍对钱守维的一举一动早就看在眼里，现在看到他推着车子，车上还装了两个包，就喊：“钱守维！”钱守维猛吃一惊，两条

腿不由得打了一个咯噔，声音颤抖地问：“方书记，有事？”方海珍知道钱守维很狡猾，决定先试探试探他：“钱守维，你在码头几十年了，你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”钱守维假作镇定地说：“大伙都说是政治事故。”“你看能查出来吗？”“大家这么认真地查，我看一定能查出来。”说着推起车子想走。方海珍两眼直盯着他车上的两只包，毫不放松地问：“这么说，能够按时装船喽？”“只要抓紧时间查，没问题。”说着，钱守维急忙推起车子又想走。“调度员！”方海珍猛地提高嗓门叫了一声，钱守维只得乖乖地将车子停住。方海珍从钱守维的一言一行中，已经觉察到这家伙心怀鬼胎，几次三番要走，这车上的两只包里必有文章，就有意指指车子说：“你第一次干这样重的活，够累的了。”钱守维看到方海珍注意车子上的包，只觉得背心上的冷汗直往外冒，心“别别别”乱跳，他连连说：“不累，不累，我能坚持到底！”说着又推起车子要走。方海珍想绝对不能

让他溜走，于是严厉地讲：“等一下！”钱守维一听，浑身象筛糠似的索索发抖，无可奈何地放下车子，人顿时矮了半截，两只脚象钉在地上动也不动。

方海珍看到他这副丑态，心里更有底了，有意岔开话头，问他装船的工作都准备好了吗？钱守维说人力、机械都安排好了。方海珍指着外面的倾盆大雨又问他防雨设备呢？钱守维说他已经跟气象台联系过了，明天不下雨。方海珍走近车子说：“你想得倒很周到啊！”说着故意试探地伸手去摸车上的包，钱守维急忙用两手捂住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样不是要露出马脚来吗？就连忙假装拍拍包上的土，“嘿嘿”地干笑了两声，讲：“干我们这一行，要随时掌握天气情况。”说完偷偷地看了方海珍一眼，只见方海珍两只眼睛象两把利剑向他刺来，这家伙吓得缩紧脑袋，面如土色。方海珍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很注意气候变化的，这已经是几十年如一日了，不容易啊！”方海

珍讲的“气候”，实际上是一语双关，不但指天气，更重要的是指政治气候。钱守维听得出话中有话，但他还要拼命挣扎，故作镇静地说：“为了工作，应该的，我每天都要跟气象台联系。”“哦！”方海珍走上台阶，指着外面的天气，紧紧追问道：“那台风的消息，你是知道的喽？”正在这时，“轰隆隆”一声雷响，钱守维心慌意乱，语无伦次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呃！不，不……有时也会疏忽。今天……今天我就忘了跟气象台联系了。”方海珍感到斗争是复杂的，但不管敌人怎样狡猾，我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武装，就一定会叫你原形毕露。她走下台阶，步步紧逼，厉声责问：“所以你才把两千包出国小麦放在露天，是吧？所以你就改变了调度计划，叫我们停下稻种，去抢运玻璃纤维，是吧？要是听了你的话，台风一来，外轮不能启航，稻种误了农时，那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？！”“这……”钱守维头上的冷汗，滴滴嗒嗒地往下淌，手脚也不知朝哪儿

放了，只恨不能挖个地洞钻进去。方海珍见他这副狼狈相，心里更明白了，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判断，决定将他支开，于是冷笑了几声说：“你忙了一天了，回家去休息吧！”钱守维感到这下糟了，他糊里糊涂地脱口而出：“不，我去找小韩！”“哦！”钱守维发觉自己露出了马脚，更是惊慌失措：“不！不！我去调度室！”他刚想拔脚溜走，忽然又想起车子上的包，就急忙去推车子。方海珍抢上一步，冷冷地说：“钱守维，调度室在那一边！”这时，钱守维不得不放下车子，狼狈地走出仓库门，夹起尾巴突然朝另一个方向溜走了。

方海珍立即派人监视钱守维的行动。然后来到钱守维刚才推来的那辆车子前，用手摸着车上的两只包，忽然感到下面一包有点两样。这时同志们都来了，纷纷向方海珍反映散包的情况。方海珍根据大家提供的线索，胸有成竹地拿来签筒，往包里一戳，拔出来一看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：“稻种！”这下方海珍断定

是钱守维趁突击抢运时，偷偷地换了包。看来那混有玻璃纤维的散包小麦，已经错当稻种，装上驳船了。要是再装上外轮，运往非洲，那小麦、稻种两头错包，问题更严重了。方海珍决定通知驳船，调回散包。可是驳船已经开走，也联系不上。方海珍对高志扬说：“老高，事情很清楚。阶级敌人今天进行了一连串的破坏，都没得逞；又妄想通过这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错包事件，破坏我们的国际声誉，用心十分狠毒！在这关键时刻，我们要牢记党的教导，一丝不苟，严肃认真，对国际主义义务一定要负责到底！”

接着，他们分头行动。方海珍赶到阶级教育展览会，帮助韩小强提高思想觉悟，揭露钱守维的破坏阴谋。高志扬不顾雷雨交加，风急浪大，出江有危险，他顶风冒雨，驾着汽艇，追回了散包，揪出了敌人。前往非洲的外轮，满载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，按时启航，奔向远方。